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藁卷之十四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王思任季重父

序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刺續稿成使其弟尚賓持送予使論序山人

詩固多而不多刻予卽此得比附分類之若艾如張

法

君馬黃豔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曉者不論

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大隄曲子

夜歌、白苧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詞、

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愛君、賢哲遭棄、

看也錯織

置間於此發婉變、不舍然曲終奏雅、風賦且不免所

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子其誰善哉、行隴頭水、弔梅

花、行路難、嗟哉日行、惜年華、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吾

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

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

軍行、關山月諸章、又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

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臧否、而

已短長之若恨不身爲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

忽插一塔得夢一中

有數作寄山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

訴夢

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紅失裙藏銜塵生襪打鞍當

三詩俱從老杜

壚無不可轉戰諒非難又曰金鞍七寶敲玉手控青

詩馬來

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本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

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卽成粧當眉

縮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

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說人馬

更剽健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做漢魏最近亦唐人

知之其沈者若隱逸浮者氣槩人亦知之至山人抱  
奇才、有深計、雄視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間、此  
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詩聲、有前數者、觀  
嗟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閱其尊君中山翁續稿中題  
虎圖、有曰咆嘯山谷、金波羅壯士、腰間金僕姑、攘臂  
開顏、一笑發、驚看猛手如烹雛、狂湍正闖中原藩、  
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  
如、此、結、構、奇、而、合  
翻、丈夫有才不得試、葛巾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呂氏詩集序

昔人論詩者謂詩本於地，豈不諒哉！其言乎，略而校之。如陝蜀之雄剛，中原之博大，江以南之芳華，真有不可強而齊者。而一道之與一郡，一郡之與一邑，與一邑之與一鄉，則又辟諸一鼎之牲，其味同矣。而尻、腓、脾、噓之間，腴瘠、雋否固又自雜，徵於齒頰而不可亂，使易牙遇之，亦猶辨黑白而數一二者矣。浙之山川莫勝於會稽，而會稽猶莫勝於剡。人生其間，往往美秀不群，而尤雋者，道德事功之外，遂以文與詩鳴於鄉，播於方域，蓋所稱一鼎之脾噓矣。而某翁爲之。

雄嘗讀翁詩其爲味也芳而烈潤而不濃間出異奇  
又辛脆而未嘗蘖合吻而咀之使人舌津而爽喉臆  
而有餘清不終篇而腹已果然矣由斯以談地非劍  
則不能釀以生公劍非公又何以益彰劍也已而翁  
之伯子兵書公鐫翁詩夫兵書公某先子辛卯輩也  
叨世教久矣鐫成而授簡於不敏甚至謬命以序某  
喟然曰兵書公位元臣爲國家作股肱維柱者二十  
年奠夷荒萬里外其授之政也奚止於達使於四方  
也奚止以專對是其效也固由公之善誦詩也儻亦

由其翁獨立於庭，公趨而過之，之訓乎，故於序詩也。而并及之，亦使讀翁詩者，毋專以詩視翁也。

酈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跛而及之，未必凌且壓，跛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作，今味其詞，皆泛泛。議論今若鷗悠悠兮，若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



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鄙君之簿績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於淵明。其嬉遊傲睨而不屑屑於工拙亦猶文忠公之於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於小。此所以不免於嗚嗚而負屑屑於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君當自解之也。

贈徐某保州幕序

古凡幕職至重。而尤重者。戎之幕。何者。幕掌文書。主

畫諾以代勞、宣力於堂之長、而戎之堂、則韜鈴機務、與賓客酌酢、慶至而雨集、其務繁而握愈重、非幕以代之、事鮮辦、代之而不得其人、則雖辦矣、而未必理、而今保州後衛、則邊紫塞、星列以備胡、護畿甸、尤戎署之至要者也、若是而爲之幕者、又何以常幕視哉、雖然、乃今之幕、則異於古之幕矣、古之幕者、幕任其勞而長處其逸、故選必以才、而才亦得以自見、今之幕者、長兼其細、而幕處其閒、故選未必才、卽才者亦不得以自見、惟不得以自見、而高者居之、則若棄卑

者居之則若營矣。予以爲卑者無容以言。而高者亦未爲得也。夫高至於聖止矣。聖至於孔子亦無以加矣。孔子爲司寇攝相事。則卻萊人誅少正卯。而當其爲委吏乘田。未聞其卑會計牛羊而不講也。故道龍蛇而已。伸之則千仞。屈之則尋丈。何施而不可。哉。予嘗以是論序官者之常。而茲者予戚徐君之以名法序官而得衛幕也。諸戚黨析予言以贈君行。君亦論其爲才者也。而幕亦便於以才自見之官。特以今之幕異於古。恐負其高視之。若棄耳。予故以孔子之道。

告之夫道亦何常其示人有舉全體者亦有舉一節者吾告徐君以孔子亦舉其一節而已矣君勉之哉他日刻書報紫塞金臺陽賢慕者必君而非他也

葉母錢府表序

代

鄉解葉公歿之某年其配錢夫人齒方二十有五其子長公今爲工部者生方七年耳夫人抱工部而泣曰成父志者其在是乎越二紀又三而工部果以文高成進士得主事營繕未幾奉命役東海過其廬而夫人自哭鄉解至於今蓋年五十有五於法得旌

有司以聞。詔下坊於里，題曰節孝。賀者踵至，予於鄉解。兄常德公同第於丙辰，而常德始者，又聘予女婦其子，故賀者來以言屬。蓋夫人之事舅若姑也，舅疾亟，嘗以股愈之。姑盲，又舐而復視。孀三十年，以禮自闕，無一髮瑕可指，又教其子成進士，爲郎而賢，人皆曰：郎真不負乃母，此其於婦道亦既甚全，而取效亦甚盛矣。上而蒙被國旌，下而爲衆所光羨，當世世在人口，殆非過也。是宜賀，雖然，世有窮筭子耳，能自完其節于身矣，而不能必其貴于子，則議得之矣。

而旌未必不失或能必其貴於子矣而貴者未必賢則旌可得矣而讓未必不失斯二者得則殊矣而失則同也今夫人之於節也不特完於其身又能必其貴於子矣又能必其賢於身夫一能者節也夫人之所能而二必者子之貴與賢也夫人能盡必之耶蓋天有獨厚者存焉耳夫獨厚於其始則必不薄於其終知所厚在天則必不自居於工部之賢將有與貴而俱隆者在他日矣噫彼始所稱父之志而抱以泣者意者其在於斯乎於賀益宜

再刻某君時義序

學柳

天下有常物有不常之物而買之於物也有所貴在  
售者有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者魚鹽醴粟羽毛齒革  
登俎豆資民生者此物之常也售之則已不求其知  
也而亦無俟於知賈胡入山而得鞞鞞至股以藏之  
泛海而遇龍皮客彼有是者不知也既重直以買之  
將別必告其爲龍也且及所用之故而後去此其不  
貴彼之售而自貴其知苟不知而徒售卽賈胡值重  
買剖股而出其鞞鞞以與人未免惘惘然有投非其

主之恨、由是以觀、可以明非常之物、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苟弗知、寧弗售也。吾兄子吏部某之於經義、賈胡所殿而藏之之物也、早歲一市於通衢、通衢售矣、再示於大都、大都售矣、予嘗與吏部之弟某、稍取其售餘而覬續者若干篇、付梓以傳、其人願往往值龍皮客得之、而不知其爲何物、且弗寶也、以爲恨、及是吏部偶取昨秋比題把髻以噉、咄嗟而了、夫吏部售矣、願復爲此者、豈所爲不貴售而貴知者耶、予復命諸梓以再試於今、果皆昔之龍皮客也、則真韎鞞也。



有群趨而售之。非秣鞞也。

草玄堂稿序

或問於予曰：詩可以盡儒乎？予曰：古則然，今則否。曰：然則儒可以盡詩乎？予曰：今則否，古則然。請益。予曰：古者儒與詩一，是故談理則爲儒，諧聲則爲詩。今者儒與詩二，是故談理者未必諧聲，諧聲者未必得於理。蓋自漢魏以來，至於唐之初晚，而其軌自別於古。儒者之所謂詩矣。曰：然則孰優乎？曰：聖優。謂理可以兼詩，徒軌於詩者，未可以言理也。予爲是說久矣，暨

之玉仲鄺君始見予於薊門邸中則以理衛道諸篇是也既而見也則以詩此稿是也予兩取而揆之君非不足於詩者而願獨有餘於理苟世之評君之詩者徒律之以漢魏則似不能無遺論於君有深於儒與詩者別作一觀獨邈君於無聲之前若所謂天籟自鳴之際則漢魏唐季諸公方將自失其軼而視君之馳驟奔騰蓋瞠乎其後矣君誠儒者也而非區區詩人之流也予先爲彼說以答或人既爲此說以質於君君呀然曰吾師某某也而私淑於新建之教

者公其知我哉予亦呀然相視而笑會有梓君之稿  
命予序諸首遂書之

胡大叅集序

代

曩在嘉靖丙辰余奉命校諸道鄉貢士晚得今叅  
政公胡君而喜曰是非近世舉子輩中人也蓋熟讀  
西漢人文字而有得者及折名君爲楚人以問於楚  
之先達果然予益喜其後君以令召入歷禮曹郎  
大夫又出而按察閩晉間並提督學校事所至靡不  
以文顯而其故所列高等建陽李生曰有秋者一旦

抱君所爲古文若詩篇凡十卷來以序請曰將以付  
諸梓予讀之則見其文猶故所品漢西京物也而詩  
又不落近代往往爲晉魏間語予又益喜曰苟梓之  
真足以名於一時而傳後世矣然予竊怪之今世爲  
文章動言宗漢西京負董賈劉楊者滿天下至於詞  
非屈宋唐景則掩卷而不顧及叩其所極致其於文  
也求如賈生之通達國體一疏萬言無一字不寫其  
胷膈者果滿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於詞也求如宋  
玉之辨其風於蘭臺以感悟其主使異代之人聽之

猶足以興亦果滿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夫言非  
身有則未免獵其近似以要君孟子謂言生於心而  
發於政苟無害於政則亦任其獵且要而已矣惟其  
害也故不可以不辨予向也窺君之言以至於今久  
矣君蓋身有之者也其兩有事於學也又率人者也  
率人而卒收其效若李生固其一矣自李生之外又  
復得數輩若李生者否耶誠有之他日可以言政矣  
贈成翁序 真在牝牡之外

予家吳甥某嘗以瘵幸侍今長垣成公德之比成公

從稽勳大夫叅議山東而封公去年爲七十甥壽之  
文尚虛也至是來以屬予謝曰舅山人耳慵且陋甥  
強之堅予曰舅賤無已其代諸甥曰甥侍成公有日  
矣竊聞公之言似不然也予曰奈封公何甥曰父子  
者居相習也子不投父以所不悅舅何疑焉予惟天  
下之事其在今日鮮不僞者也而文爲甚舉人之一  
身其以僞而供五官百骸之奉者鮮不重者也而文  
爲輕何者視必組繡五色僞矣聽必淫哇五聲僞矣  
食必脆臠五味僞矣推而至於凡身之所取以奉者

靡不然、否則且怫然逆、故曰重、至於文則一以爲筌蹄、一以爲羔雉、故曰輕、然而文也者、將之以授於人也、從左、伏而得之、亦必取趙孟而名之、故曰今天下事鮮不僞者、而文爲甚、夫真者僞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聲必希、聽斯真矣、五色不華、視斯真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於他、將未有不真者、故真也、則不搖、不搖則神凝、神凝則壽、鼻山人也、賤也、未嘗知公之爲銓、與封君之爲封、然而知封公之契於真也、遂亦因是而知封公之壽也、曰鼻未有素於

封公也何以知封公之契於真日以甥適所云子習  
父不欲僞於文者而知之也今夫知長人之長侏儒  
之短奚必盡寸寸而校之尺尺而量之哉亦觀其一  
節而已矣

贈戚畹錦衣陳君序

今錦衣陳君嘗授詩於予友楊君而陳君性既警敏  
又嗜學詩既通名能舉子業矣輒以其餘治古人文  
及詩文君若詩又治及予再至京師而君皆騎馬隨  
蒼頭扶橐以餉釀醴市果澄澁甘好每致必先池園



夏清棹舟竟日出冊勸賦品盛廣和摩不越人意表而酬酢曲雅綽中禮儀不見有厭倦之色夫以閭里飲羊縮輅之夫一旦得志卽跨駿食肥目不知有長老而君以上戚子挾累世之高華顧若此其雍雍郁郁然也斯殆可以尋常囋中人目耶乃昨與楊君並策一驢往西刹君憂也蒙面以素綃騎而過可以不見辭乃免綃而下拱以俟予與楊君艱再躍鞭而過之其後余以牘謝君君笑曰是何叟之栖栖也此則與無忌下侯生者何異而彼忌者時則有求於生也

今君何爲者耶。吾故與揚君言。今而後。吾乃知子之  
陳君貴。則今世廟感。乃其致。則古之信陵者儔也。  
信陵柄魏。其效於用而著也。如鼓巨鷗吹一毛。而今  
之制。則不爾。然著不著。無足爲君累。抑予又聞之。東  
漢有樊儵者。亦以戚而著。其所著。乃以經學得交海  
內大儒。竝取以爲師友。而丁恭則其所專師。其後儵  
竟以經顯。所守公羊嚴氏春秋。致門人三千人。往往  
有以其學至三公者。吾意君不得爲信陵。且必爲樊  
儵。第不識君所師楊君。得如丁恭。吾輩得如所稱大

儒與否。故於君新得請襲爲錦衣。而衆以贈言屬余也。不爲君不得爲信陵。惜而直以君得爲樊儵賀也。

闕篇序

通摹內篇彷彿夢幻因觸自是青藤

本色

古詩豈直三百哉。吾夫子於詩不要者。闕於史而疑於多聞而疑者。闕夷者。質孔子於華者。華者曰。吾夫子天之怯里馬赤也。夫怯里馬赤。譯史也。今吾遽遽然而管株株然。而古之人茫茫然。驅株株以譯茫茫。而祈其盡免於茫茫。則必不能盡免於茫茫。故善譯

者莫吾夫子若而吾夫子貴闕譯夫闕詩者則固闕  
彼人之闕者也而闕史闕多聞者非彼人之闕也我  
莫奈其茫茫者何而姑置之也乃若我之闕非置之  
謂也仲山甫之謂也而亦可以驅株株譯茫茫者委  
乎故闕者月也彼之闕月之虛也我之闕月之食也  
虛不得而代之盈食不掩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  
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故食而匿則更之  
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故月一也闕有兩篇  
一也闕亦有兩故余之命篇一也亦以兩

彤管遺編序

詳記載評士林其欣然以喜惟恐身不爲之者必忠  
臣烈士奇節高蹈之流而其怫然以怒惟恐身或蹈  
之者必皆回邪儉媚忍垢恥而事二姓者之爲也欣  
然喜則於慕善也篤怫然怒則於絕惡也堅夫能使  
人絕惡而堅則夫回邪儉媚與夫忍垢恥而事二姓  
之徒固亦爲善者之資也其於載記可少哉吾友鄜  
子集彤管遺編教爲女者而作也其所集古諸女婦  
雖淫慝不廢其文然所次當淫慝雖貴妃亦不得與

編戶貞靜者等是將使爲女者觀之怫然以怒惟恐  
其身或蹈之而益堅其絕惡也歟不然胡爲而亦存  
之也莊周曰厲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而視之惟恐其  
似已也然則是集也卽使淫慝者觀之不亦反自愧  
哉一。語。是。勝。者。而何況於不爲淫慝者之觀之也鄙子文茂而行  
芳吾信之久矣原其意蓋如此故爲之序其末

### 送金君之無錫序

舊制凡邑中盜賊其巡徼史實掌之以故史之署反  
劇於丞簿丞簿或職清戎或課督賦稅一事耳稍散

則以其餘佐長吏聽斷以補其牧養之所不及然吏雖劇其能而廉者或以劇而知名得遷轉反是則或以劇而敗而京師之邏盜寇也則多以屬錦衣異時邏者與掌書者相倚以爲晉則所謂盜寇者未必盡除而無辜者不勝其毒矣吾鄉

金君之以名法

掌記於錦衣也幾年矣人稱其平而廉及其以滿而課刑書於吏考也議又平次之得第二會無錫缺史遂以君名上詔可之君行有日鄉戚中宦且旅於京師者故事皆乞言以贈行而君之甥廣信公爲之

首圖於予予曰予不敏將何以贈金君之行哉亦告以錦衣之事與縣史之事而已矣夫縣之丞簿與史並人也主盜賊與主賦主戎主佐牧並事也今不問其人之可否而徒易其事以冀其或稱此何以異於狙公之賦芋於狙也所云三四者並不能有多少於七也而徒改其時於朝莫之間其術亦窮而疎矣而金君之爲錦衣掌記及議刑於考也並以廉平稱而不知其他則今而之史也使其果職盜賊欺則必能如在錦衣時爲掌記者之不肯使其不果職盜賊而



佐牧於其長歟則必能如在考時對刑書者之不猛彼三四雖更矣朝莫雖眩矣而吾不迷於七者之常固在也君何施而不可哉何施而不可則亦何階而不可至哉噫吾知以是贈君而已矣

送張南陽序

代

今遷知南陽府張君者始爲進士時來觀政於營繕而予適爲郎中掌管繕當其時卽已知張君賢及君三仕爲縣歷某部郎大夫者凡若干年而掌管繕余則叨尚書實長其堂君之愿謹猶昔也至練且幹則

倍進于昔矣。予方賴君以相成，而君之僚亦喜君之相爲羽翼也。於是相與賢君亦莫不倍加於昔者。至是君竟以賢補知南陽府，將行，諸僚並戀君來告贈言於予，而予亦自惜不能私君以竟其相成，且不能無望於異日也。則告之曰：昨君之職也，雖多大抵材其專職也。君亦知夫材乎？枳棘澹楚，其最細者也可，以藏鳩鷄，供求棧而止耳。樗櫟則其大者也，然易敗，無所用。枌榆赤檉，柘楛，櫛椅，有所用矣。然猶小器也，不中梁柱。至于豫章也，榱也，栴也，則梁柱器矣。然其

始生至拱把與應圍也。椽、桷、榑、構與車輪、擬耳。至蔽  
牛馬則明堂之梁柱已。故所貴於材者貴養也。君之  
始而第於甲也。令也。曹郎也。曹郎而從大夫。從大夫  
而大夫。異時而卿。且公亦猶是也。噫。此材也。其要亦  
在乎養之而已矣。至於牧亦然。故始而縣也。是牧於  
縣也。茲而府也。是牧於府也。異日而臺且省也。是牧  
於鎮之郊也。畿之甸也。此牧也。其要亦在乎養之而  
已矣。故渭川之叟之言漁也。有曰。小可以侯。大則可  
以伯。而再大則可以王。漁猶牧也。儻子未信予之言。

材與牧也、亦未信叟之言漁乎、且君之牧之鄉也、南陽也、南陽者邵與杜嘗牧之也、昔之人稱之曰邵吾父也、杜吾母也、今之人稱之亦曰召南陽父也、杜南陽母也、此養之之致也、子儻未必有意於予之所期、公與卿也、亦未必有意於召之父、杜之母乎、子果有意於斯也、是足以慰予與諸僚贈言之意矣、

送陸刑部序

代

今世之拂衣於朝者、非有疾病冗傷、不可以支、則必偃蹇不得志、而怒悻以逞、否則或負抱骯髒氣不能

抑斂不易與人群非此三者則必有所不合陰料其不可通而姑借引高以自善者也不然則必不言去卽言去亦未必堅且決苟有人焉不出於此四者而徒遽焉以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亦難矣矧自入仕以來有瑜德而無疵類未去無阻其進且推之去無聽其退者顧遽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不亦甚難矣哉此其人必養者素純矣而不出于激見者素定矣而不可奪如古所稱內重而輕外者不然曷克以臻此哉吾寅丈陸先生當嘉靖間以賢科教潼川其後

繼知峽江青陽兩邑，竝稱職薦者滿牘。既入刑部，祠而祝之者滿。故嘗所仕二鄉，迨今秩再考矣。勞益深，名日益起。中朝議及進用者，必共指目君。而君一日抱書伏闕下求去。主上下其議，吏部、吏部無不訝且止之者。顧君求去益力，議始上，聽其請。乃卽署中拜君永州知府，得橫金蓋黃以歸。且曰：用以嘉殊勞，獎恬節。夫以君之素行，歷焔中外仕版間，非吾前所云不出於四者未去而有所謂進且推，去而無所謂聽且留之者耶。而君願決於去如此，雖以君

疏中語戀墳墓在萬里外，而其中之所素養而預定之者，固非疏中所能了，又非常情之所能測而窺真，可謂毅然大丈夫矣。矧自君之在署也，其廉靖以端明於法而恕以行之也，真足以爲吾黨師耶。故吾黨屬言以贈君，卽如某不敏，不容以無言也。抑君之膺永州命也，乃孝廟時所擬得其人而加之者，而未得者，且二百年，是主上之懿典，而君之榮也甚大，尤不可無言以紀。

送董汝成尉永春序

董君汝成於予爲鄉戚幼嘗學儒中歲棄去勉從事於他，以名法高等敘官，得永春史。明制縣大者具長與丞簿史凡四人，而小者則省其二，特長與史耳。夫以一巨縣而牧之者四其人，與一小縣而牧之者二其人，彼雖繁而理之者衆，此雖簡而理之者寡，則小縣亦大縣也。而今之制則又有一說焉，曩時長總牧丞簿主戎與餉史主邏盜賊，而今者以邏姦數也，主者易操縱，乃用丞簿職邏，至小縣牧止二人，則邏仍歸於史矣。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徒易職以希



濟此何以異於取敗腐之琴以求音不更材而徒改其絃未有能濟者也予觀汝成之爲人也其志堅其性篤而其才也辨明於法而不苛協於儕輩而不圯是其於琴庶幾嶧山之桐也卽令處大縣舍其選而佐長以牧也固宜有餘茲而處小縣兼其選而佐長以牧也亦未見其不足也董君勉之哉然予又嘗聞董君之先大父某公以儒應歲薦掌汀教有遺澤於汀而今世之評仕者多右儒而左法汀永春鄰也君過之幸思乃祖之遺善自愛夫評者安得而不右君

哉

送石府公之兩淮鹽使序

代

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爲特盛。當洪永以至於今。改法者屢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處於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斂以輸於邊。募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於今。改舊法。出新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常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之弊極矣。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某公某諸疏。可考也。此鹽

之弊耳。鹽司諸所積歲，無論億萬掌之者，多以湮敗、噫、湮敗者固矣。今則知吾紹之府爲楚之石公，初知蘇以廉以強項，幾罷去。有知之者，特疏起以知吾紹。其廉不改於蘇，其食菽腐市物一不擾，強者斂跡，弱者鼓腹，府庫舊例多羨，公直令寮視之，足不踰庫楹。古人云：廉者多刺，公廉而且恕也。茲諫官薦之，得兩淮鹽使。公意不往，予不敢探其衷。公之廉，匪特鹽使不能令染指，譬佛入寶山，不取一粒石子。人素諒之也。特取舊法，乞商占塞田自耕，而納粟如洪永，或亦

當今救弊者所當急耶，乃公之去留，予不得而知之也。噫。

贈謝孝子序

會稽鰥池之有謝巨宗也，謝之宗有男子名鑿者，始爲其親宗人訟他人事於府，公不直，謝之他宗人若里之長老，凡若干輩，並爲鑿詣府，共言鑿生而忠信業儒，其父死，免喪涕淚痕時，時積枕席，母疾瘵且禱，請代勿效，乃剖股糞以進時，則恍聞母呼鑿，鑿急趨赴，則母已進食飲，漸如故矣。其後母死，鑿過哀，遂病。

羸輒夜夜夢見其父母、顏面鑿疾互增減、恒視其父、

此孝當永之

母色憂喜以爲準、如是者七年、忽一夕更夢一人、若神人者、執牘呼鑿曰、憐若孝、爲增若齡、鑿驚寤、卽以告其姊、自此鑿疾亦漸差、鑿孝行委如前所言、生平無一短、今某訟之、誠不直、蓋諸人爲謝孝子言之、如此、於是府公爲覆其言於他所、果無謬、卒直鑿、命鑿起立、異日賜之茶、旌之扁曰、割股之孝、於是宗若長老若干輩、復來告予、將書予言以爲孝子慶、且用以風閭里、予惟孝至周文武二王止矣、二王之於親疾

也。聞有憂色，饘不加履，不正衣，不解帶，復則如初耳。未聞有割股也。雖然，不愈於自肥其肉，而秦越瘠，視其親者耶？後世之事親，求如謝子，亦難其人哉！乃若夢人界之齡，則絕類武王事謝子布衣也。天之施報，知有孝子耳。寧論王不王耶？府公直之事，優之禮，旌之門，亦知有孝子耳。寧論布衣不布衣耶？噫！爲子者，可以鑒矣。

贈寧遠公序

大約與贈長公文同意

予過馬水口，李長公所將歸，爲文以贈長公。長公送

巡未卽許以受、而意若有所懷者、予始悟而訝曰、寧遠公天下人稱名將軍、今且以元勳食伯土於寧遠、予慕想其爲人、而以道遠、不得一望見、麾蓋承下風、幸而得交其子、知寧遠公比他人爲稍詳、願以賤疎、且嫌援上也、而忍不敢爲一言以通區區、亦過矣、且人有大功於天下、已則稍附於言者之末矣、願以小嫌忍不通一言交其子、而自外於其父、非禮也、長公聞之色爲改、乃始許受、予所賀已者、某則再握筆以塵寧遠公曰、寧遠公以文學起諸生、結髮與匈奴大

小百餘戰身幾死者亦不下十餘見郎族屬若丁壯以兒子長養扼虎穿楊幕中稱百金士若是者數百人死匈奴手者又復居半視卒如嬰兒視貨財如土公私所宜入未嘗取一錢歸匣中而吮疽婚死待公粟米而後食者遍齋養槽櫪間用是卒破強虜數遠出數百里外虜其名酋夷其部落係累併收其生口積畜駝馬牛羊山積而丘委而匈奴卒亦相與鳥驚獸散數百里間不敢南向發一矢不幸猝遇公則有生也相戒轂馬而馳惟恐後耳此則人人之所歆豔於公



而能爭詡以言者也。而不知公之出而擐甲以從事，則爲虎羆入而解甲于燕居，獨有孝弟以踐諸其躬，儀刑其子弟而一日未嘗缺，則爲聖賢事，故其所相與持戟而共事者，皆親上死長之人，所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而又何有于匈奴也哉！夫道一也，某之賀長公者，旣嘗舉是以告之矣。今而塵于公舍，是復何以贅哉！夫制禮樂以佐王於內者，相也；援桴握綬以爲王營于外者，將也。獨周公能兼之，故得食于魯。至問其所以爲周公者，無他焉，孝弟而已矣。故觀于其

提伯禽而令視木葉者、可知也。今公卽未爲國家  
爲周公于內、乃爲于外矣。其食寧遠也、亦猶食魯也。  
然而舉公之食以語人、曰公食寧遠以功也。則人人  
信之矣。曰以孝弟也。人其信之哉。噫此某之所汲汲  
于言、將使人知公之得食寧遠者、乃在此而不在彼  
也。

送潘光祿序

上海某先生以明經雋邑中、屢試弗偶、北學于國子。  
又弗偶、乃謁選得光祿監、未滿秩、一日忽奮曰、吾二

三伯氏在海濱且老矣與其翱翔于喪執若與二三伯氏膾鱸蓋菽飲酌而賦詩以從乎遂拂衣去去而與其兄尚書公若溫州府判公刑部大夫三先生以游日嬉嬉然只有友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當是時送者滿朝觀而羨者滿路贈什而郊餞者若宵星其最著則刑部徐公之所爲文也人傳而誦之至今赫赫有餘感其子某君繼之亦以明經雄邑中屢試于鄉北學于國子亦弗偶乃亦謁選亦復得光祿監旣滿秩一日亦忽奮曰吾父與二三從大人在海

濱且老矣與其翺翔于夔孰若與吾父暨二三從大  
人膾鱸鼈菽飲酌而賦詩以奉乎亦遂拂衣去去則  
亦當與其翁光祿公暨二三大人以游日嬉嬉然知  
有孝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然而擬送者亦滿  
朝觀而羨者當亦滿路贈什而郊餞者當亦若宵星  
獨諸寮之什言而餞則以屬予他日人誦而傳之赫  
赫有餘感當亦不減某先生然豈爲予之言亦可誦  
也而亦可以感之也哉雖然父篤于友而子殷于孝  
用以決去就計重輕其事古今不易得事也其人古

今不易得人也。予言雖不足以誦而傳，不因事與人亦幸誦而傳之哉。

余孝子詩冊序

古今稱孝子事多屬母。至獨漉篇走馬引涉父矣。然皆酬父冤於死，非客迷而求以得之於生也。又不詳所以，故人亦不得咏而歌之。予讀容齋設錄，得番陽張介讀雙槐歲抄，得內黃史五常讀閩人余全椒某孝子傳，得休寧余君國諫此三孝子並父事，殆相似而史母授子以錢，錢得父。余母授子以鏡，鏡亦得父。

然史以錢得父於死、而余以鏡得父於生、余固幸勝  
史矣。張用已所作詩以悲父人讀而悲之、導之而竟  
得父於蜀、余用夢中神所告詩射中其隱以傳于人、  
人讀而異之、導之而竟得父于楚、余又幸勝張矣、何  
者兩翁去家均也、而張翁以蜀語嫗、余翁漫往耳、已  
亦初不楚擬也、國諫所至、獎詠盈帙、至吾越亦如之、  
而張史兩孝子時咏者亦不少、噫、直道而行、三代至  
於今猶一日耶、吾師所不免於譽者、殆此類也、雖然  
抑亦有交者焉、衛青不父鄭季而去病父霍仲孺、爲

行。立。奇。素。  
青則無父爲去病則配母此於春秋烏能兩不背哉。

按遼議建序代

府公盛爲一日爲會稽楊侯道按遼事稍及諸所議  
建會稽請其草既竟業喏訝計以傳遂胡奉入將下  
雕坊而屬校且書于某某因得竟業復喏訝而言曰  
蓋余讀少陵前後出塞曲而鏡古人禦虜之道焉其  
曰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又曰已去漢月遠何時  
築城還蓋道古明王賢帥於夷狄且不忍殺傷之故  
惟取築城以制侵矧吾民乎哉獨奈何忍不城以障

之耶小雅朔方斯其徵矣後世曉事者在漢則蒲類  
將軍充國唐則侍御史仁愿充函言燉煌至遼萬一  
千百有餘里棄塞列隊吏卒數千人塹疊木樵校聯  
不絕便于屯田仁愿則固請築三城相距朔方靈武  
榆林之間各四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自是不敢踰山  
而牧馬二臣之言竝足鑒也遼歲苦虜小入殺傷玩  
緝者忘滴水之穿石阻創者忌曲突之逆耳而翁獨  
慷慨請築塞垣以衛戴髮 聖主下其議於廷報可  
作遂舉垣以丈計爲萬者二十有奇費金以兩計爲



萬者十三有奇、臺以所計、百四十有奇、自將吏卒徒、以至舂插鬲釜、絢材米鹽蔬菽之細、視工爲差、霧屯星集、不越募而成、蓋奪漢人骸血、積聚於馬蹄橐駝之背者、自此將不可以巧曆算、所謂月不足而歲有餘者矣。噫、漢唐以來未有之功也。以方二臣孰與是。大余旣叨讎校、故特首茲艸、至他艸復四十有七篇、爲卷二十、率摭經略窮利害、其稽別鼓鞞之臣、與行寺藩臬之吏、悉美刺、示激揚、察不涉苛、舉不紊糾、霜稜而日煦、宛然馳避道而鳳鳴、嗚嗚矣。故鴈次垣艸、並

得聯翼接鸞也。珥筆取師庶幾在此。翁姓盛名時選別號泰宇。宗吳會。燕產。自臺守越。盛美政。以序紳。故不論著會稽姓。揚名節。別號一中。世汴人。其政治蓋視翁云。

### 送吳先生序

南昌吳先生始來訓會稽時。奉其母太君與俱。至是母年九十有四。一日先生持狀走白府。若督學道。舍所職奉母以歸。府若道下狀。令僚友諸生留之。不得。先生曩未仕。則嘗短褐走四方。名山川。交文章材識。

賢豪之士，銜杯酒，抵掌談笑，而馳騫其間，及仕會稽，猶稍循其往昔，故涓亦得與二三子，謬廁末席，至是則往告之曰：國家於學官弟子甚厚，士貢而拜訓者多，老成人，吾鄉先輩有年七十而始以貢入者，今先生年尚強，有爲也，而奚以歸爲？先生曰：母老矣，不願仕也。涓則又問之曰：母與俱來乎？抑留乎？先生曰：與俱。涓曰：與俱，何以歸也？先生曰：子亦嘗聞沛公所言於其父兄者乎？其言雖都關中，萬歲後，吾覓鬼猶樂思沛，則其生而樂沛可知矣。以沛公輩男子，猶若

此況婦人乎。吾終不願以一官易母之所樂。渭曰：若  
是則先生之志決矣。然渭聞今道中例得遣學官營  
公事假滿而復。先生其以人請之無不得。則歸母而  
先生可復來。先生避席謝曰：子意則厚矣。然使母樂  
其鄉而思其子。曲折于官與樂其子於官而思其鄉者奚  
辨。且公以奉其母而私以請而復官者。不可以事君。  
於是人皆知先生忠于其君。孝于其親。明人倫而決  
去就也。

送柳彬仲序

國朝令縣學兩歲貢廩生一人或以選或以資而近世惟以資應大抵以選應者多英少或隨例爲學官或讀書國子往往中兩京若諸省試或再試於會成進士又由進士得大官至以資應則漸老而屢蹶於省試者也雖授學官或不授學官而讀書國子能中京若省試又中於會成進士者千百中一人耳然不爾卒亦不得大官以故士往往輕視貢而尤輕於以資應者斯則今之制貢之令與今之所貢之士則然耳以予觀於邑志所貢士科其初豈若是哉韓伯時

朱用之、祁天福以貢入、卽以貢拜官司馬、恂如陳復  
初以貢入、兼中省會科、以拜官、假令世之人握筆以  
書五公者、將不得竝紙而托處、而今班班然相與垂  
名字於尺寸之牘、在韓爲直節、在朱爲循吏、在祁爲  
名師、在陳爲忠臣、而在司馬則爲儒宗、爲不辱君命  
之使、辟若列星麗於霄漢、位座則異光芒、則同、卽使  
今之成進士、得大官者

然則人之以輕視貢者、烏在其爲資哉、吾友柳君才  
雋而行芳、於學無所不窺、藝無所不給、少自非壯至

成人賤自豎庸貴至宰輔近自郡邑遠至數千里之外無不知其名得其言以爲重者其厥於省蓋賢知者之過而年尚近強今以資應貢其拜官也卽以貢或以兼科此則余所未知而其遇事爲節作吏爲循師爲賢難爲忠儒爲宗使爲不辱君命必如伯時五六公輩則余所深知者也今天子聖明諸宰執竭忠佐治稍變舊法近日士貢者卽不兼科亦往往得顯要以故人亦謂柳君卽不兼科行且顯此則余所未知卽使其果不顯其所自樹立亦必爲伯時五六

輩又予所深知者也。夫五公者吾鄉人也，舊傳於人口，近始得自邑志。矧志又柳君所脩者，故余於君之行而述以告之。時同好凡若干人，俱來集餞君於光祿王君之園，各賦詩以贈。既令余序，復題其卷端曰：春園宴別云。

送葉君序

丈夫棄遠家室，走京師數千里道，握寸管，抱名法，以給事部臺省寺之間。近者三五，遠者至八九年，以其一命之榮而不可必得者，何可勝道哉！列籍而屬之。



傲塵而居之蓋有突未黔而敗者矣非賤則情且縱也其有慎不蹈此三者設資而群校之則又以聞于記而殷然則業是者幸免於賤矣情且縱矣設資而群校之矣一舉而首拔于數百人之中大宰登之天子命之服以錦令歸鄉閭省其二人拜于壙墓既則出而長民若是者不亦難哉宜人之榮之也吾鄉葉君子道實膺是典其賢可想也難之而榮之者某某輩來以贈言屬余余蓋深知葉君者始予一投鞭于京邸卽縮袂而餉我逆旅與灑然可挹也與之邀高

賓策甘蹄而遊西山。銜杯酒。望青天。俯皓月。耳熱而  
談。蓋煦煦然和風之激我襟也。是其他日出而長民。  
真無愧于父母者乎。予蓋慕之敬之。其於是典又不  
特榮之而已也。

送沈生序

董邵南舉進士不得去遊燕趙。昌黎爲文送之。至以  
燕趙之順逆托其身。今沈君之往游蒼梧也。一以爲  
幕計。一以爲籍計。然府江方逆。人徒以君爲幕爲籍  
計已也。故送者惟以起於幕起於籍者期君而不以

府江之順逆托君。噫幕與籍豈誠不足以托府江耶。君在幕爲賓客則借箸而籌於閫帥。在籍爲弟子則鼓其舌以風曉於來附之。推結使浸且摩其未來。吾未見府江之果不賴于幕與籍也。邇者君在鄉里把筆爲制文。文輒逸隨其所遣。舉杯而談談輒逸。座無不傾。斯皆君之所長也。用片激噉蜀人爲相。如用一言降南粵爲賈行。且於君侯之日起于幕。起于籍。非不愛君也。然非吾之所以愛君者也。

瑞桃詩序

吾友鳴教張君爲予道上海秦御史公家竈下有麤  
材數尺計其所由舍土、就斧斤、與廝養尻相摩者、蓋  
若干年矣、其春條而花色、姿照釜鬻間、廝養者驚走  
告其主、叢視之、桃也、事遂播遠近、而好奇嗜文者、又  
相與繪圖而歌詠之、題其簡端曰瑞桃、而鳴教因屬  
序於某某嘗讀柳子郭駝種樹傳以爲駝所云種樹  
直改徙易其故處耳、非凋枝割葉伐其幹而斷其膚  
也、願培之一、不若其法、卽無以全其生、今茲桃上之  
斲其顛、下之別其踵、瘡瘡然特數尺之朽耳、又且舍

水土之潤而就炎火之燥乃歷數十年而復華若此者其可以常理窺哉擬之於人在醫作能剝割斷腸傳膏縫腹而復活豈造化者有至靈至異之氣亦若化之靈異能續斷而响枯獨顯效於茲桃哉不然將古之所謂枯禪野衲之定龕其軀者數年亦寂然稿矣而髮毛爪甲遶而蔓之數周者歟是未可知也夫至靈至異之氣與所謂禪之定而生雖若超然遠邁於人間之所謂祥瑞云者然亦不可不謂之祥瑞也桃以斷而萌何以異於是命之日瑞吾其惟衆之從

哉抑予又聞之御史公者學廣而聞多其所畜養者  
深而發舒者遠此人中瑞也豈天將獨厚以鍾之者  
其所得之深因以徵於家之艸本歟詩人有言振振  
公子吁嗟麟兮其諸君所命瑞桃之謂也若是則既  
通于吾之所以評茲桃者矣

賀青州馮按察序

琢菴公父代

漢之經生自田伏申轅高堂胡毋諸家各專其門其  
弟子轉相授受多至數十輩歷數十百年而未已其  
道亦亦云盛矣然皆異姓殊宗之所衍如合數壁於萬

山集把桂於叢林聽其自得而不敢取必於一株一  
壑之間惟東京桓氏自桓榮以經學起世祖朝其後  
承之自榮至典綿歷三世父子兄弟代作帝師而其  
道益光效益著故後來稱家學者不特終漢之世莫  
盛於桓氏卽自漢以至於今亦未見有其比也青叅  
政馮公當隆慶戊辰間以詩薦對於 廷稱 旨累  
拜山西之叅政方奉璽書監大同有文武才稱天下  
名經士其長公得之復以詩薦於今丙子之鄉書長  
公之經與其才猶公也明年將復對於 廷其爲稱

旨而累拜復如公也。又烏可以公限耶。於是兩鎮之  
僚將屬言以賀公。爲戶曹。若袁。按察若王與許。三公  
者。並各以其履與公舊。遂相率以言屬予。惟天下之  
以一第舉者亦多矣。舉一第而不可以不賀。在今世  
循俗以爲禮者則然耳。然而勃勃然求以搖於人之  
衷曰。是真足賀者。則未必盡然也。有一門之內。四世  
能並以經顯。又舉一輩兄弟中同母而乳者。四人能  
並以經顯。以道則曰。此儒也。以詞則曰。此才士也。赫  
赫然若公之家者。乃用以徧號于天下。曰。孰能準古。



今家學之衡古漢之桓氏者右其祖右明之馮氏者

左其祖則人必皆左祖矣又號于衆曰孰爲馮氏此

故作轉掉

舉也眞足賀者右其祖謂賀而僅同於常者左其祖

則人必皆右祖矣何者舉歷世而比其世彼以其三

而此以其四又就一世而比其人彼以其一而此以

其四也雖然桓氏自榮至于彬蓋亦四傳矣史列其

人則及彬而序其學則止于典而不及彬此殆不可

曉然以予觀于蔡邕之所以碑乎彬者謂彬有過人

者四而傳亦序彬與曹節之壻同爲郎然不與共酒

食卒以此廢真亦過人矣哉

送祝子孝序

曩吾與子孝君雖異學爲生而籍也然居同里且戚也又志之所趨於業吾曰然君無不然於好惡吾曰然君亦無不然其後後先食於學數與諸生干薦於鄉乃君馳驟則居然先我矣顧我數蹶君亦無不蹶者人皆曰是不宜同也而亦同何耶最後予以偃蹇遭家難廢生不籍君乃逡巡於學者十有二年遂以歲薦當入會父喪而止越三年始入而其門人陳生

大節輩方以言相屬而贈之。夫歲薦初最重舉也。乃今則眇小之爲驟之餘。人相謾則必曰歲薦者嗟嗟。此直謂他人然則可耳。詎可當祝君哉。君之於藝也。猶射之有羿。其終日而不一獲也。以無王良者爲之。御也。猶珠之有明月。璧之有夜光。其終歲而不一售也。以其探棄在三家肆中。無賈胡者。以明其爲寶也。今之京師。京師者王良之所。日驅以馳而賈胡者。日操萬金以長立于市。拭目竦睫以俟其奇寶之至者。也。此而猶不獲其售。始可以眇小祝君而謾歲薦然。

而吾知其必不然也夫歲薦者以今人言直聒小事耳且願視我曩所履無不與祝君同也及果薦卽甚聒小者乃亦不得稍稍同祝君人之視我何能無介然於懷哉然吾則嬖奚耳燕石耳卽薦而入決知其必不能若祝君之以收桑榆雪前恥特有終聒小耳吾何爲介然哉

賓峯石先生應召序

代

嘗丙子冬鄉同年永嘉蔣君某者道病至清河旣委頓往投知清河者石公余與六人計偕者過清河適

蔣君僕見之、報其主及公、時河凍不可舟、易羸以騫、  
公遽命出邀予、六人者辭以服、公曰安辭、遂騎、乘以  
見客主禮、靡不殷、托以蔣君、靡不受、翌朝出直、頌、  
駢、公亦不辭、直而靡不辦、遂別蔣君以行、予六人者  
道中無他語、每旦暮必聚而言曰、蔣君一羈病夫耳、  
托而受之人、所能也、受而藥且食之、如家人、然人能  
之乎、予六人者、一過客耳、因問其友、邀而驟禮之人、  
所能也、禮之而款且洽焉、如平生交、不以過客易人、  
能之乎、直以改騎、使輕於賦民者、不受直而代之、又

已、撮

文、情

小、作

緣、起

甚、游

定、而

數、特

特、行

特、行

特、行

人所能也。與其寧浚民寧毋市恩人又能之乎。未幾而蔣君亦至。方相與道公德。臺臺不能已。又未幾而某亦承乏山陽。山陽雖劇。吏者苦之。而某獨喜得與君相左右。領教導。幸得無大過失。而公固業以名起邑中。至是被召。而州縣諸君例有贈也。亦例以屬山陽。古人有言。觀侏儒者觀一節。何者。一節短則全體舉不能長。而予則曰。觀嶺表之篁者。亦觀一節。何者。一節長則全體舉不能短。公急於異地羈病之夫。而願謂其緩於其所隸。赤子之痛痒殷於過客之

義而顧謂其疎於其僚友上下之間。不忍以一騎直  
浚民以市恩。而顧謂其忍於百出之徵發。或以自奉  
而或以奉人。此萬萬所必無之理。茲而召也。豈倖至  
者乎。抑由是道。推之於天下。無不可也。故觀君之全  
體觀一節而已矣。而矧附公未察也。久非知其一節  
而已也。贈言忌諛。聊以此塵公耳。

贈陳翁授官序

不過言其劉付真而可重  
又云正嘲此輩不淺

古者民年六十至百其長者。國家竝有養以差。周王  
制篇若文王世子可考也。下迨漢高猶然。然未聞以

官官始孝文代祚時賜民爵一級史失其齒疎也至唐因之每大赦賜爵有至刺史者卽非真亦濫甚矣然直曰壽不曰授授以板不以劄自授訛爲壽民間遂轉相傳以爲壽至且例得官可冠服不問良與否以故人稍易之又降不由內卽秩下郎苟握印而司民者得楮劄以予值吉凶禮往往帽紗規領帶牛鈎而造者滿街巷於是人益易之嘗邇所作偏必文武大帥得專征或備塞徼撥激發其下俟請恐敗事乃預請請假空劄以行得便宜若德宗假渾瑊故事下



迨有司握印者亦漸相沿襲假以榮人不大關礙然  
易之者益熾至相指謾必曰彼劊耳嗚乎此惡足以  
亂劊者之良乎器一也冒以薰則芳以蕪則穢鄴一  
也以虎則炳炳焉耳矣以狐則綏綏焉耳矣惡東寧  
及西捧可乎鄉之陳君某鄉之良也頃年八十矣宜  
劊會劊至親若里輩某等榮之來以書榮告予多其  
良也榮之書以復非榮其年也

賀朱少監序

少監朱公吾越產也幼業儒其後客燕遇術者揆其

辰當貴然貴不在外朝公用其言當嘉靖中果入爲  
宮寺歷 肅穆兩朝並以文稱進少監至今 上聖

冲益右文以武英殿翰墨數也令公掌其事凡有

問難靡不稱 旨用是得膺蟒服於是吾鄉之仕于

朝若某某輩無不爲公榮者顧以予客游適至都若  
有待然相率來以言屬然予之有言則不徒爲公榮  
將爲公勞矣何者俯逸於僕僕逸於循墻循墻者人  
所勞也彼一命而再再命而三則榮矣以一而俯以  
三而循墻不其命彌榮其勞彌甚耶公之膺蟒于內

也。卽仕于外者之再命也。予故曰不徒爲公祭而且爲公勞者此也。雖然抑有賀焉。何者。世謂贊君德之大于萬。而匡君闕之。于一。若詩所稱補袞云者。其在隱曲倏忽之間。有外廷所不及。而在內之臣。願得以乘間而濟之者。然在疎遠則不能預。亦不敢以望。今公之膺服以蟒。是將親之也。非疎也。邇之也。非遠也。其所裨益。外朝之所及。則及之。卽有所不可及者。公將及之矣。如此。則是服之膺也。非裨益我。聖明之漸乎。是則公之所謂祭也。而非世之所以祭公者。

矣夫安得而不賀

送王大同之平陽兵憲序

代

大同號難治而近時言最難者有二曰宗室之繇人各殊習而祿則同於不給曰馬市之貨其遠在千里外而欲集於一時而此二者費各以百萬計守此者使非用剛柔以劑之兼廉且敏以爲之則往往致敗而青州王公之以戶大夫守此也凡若干年其于宗人之環車而告之或呼闈而有所控也隨時以應之求其勢而解之辟善刀者然砩之不鈍擊之不折至

虜之曳駒、蹶而集于關也。諸司下片紙以需物，則輦  
赴馱輸，皆預集于數百千里之外者，而貨不此虛賈，  
無告傷而公則日飲水而治事，抱赤子于一郡，若于  
邑之中。久之，中朝咸知公廉平矣。會平陽缺兵備，使  
者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其僚某公輩則相與以贈言  
屬予，欲書者再而不敢。曰：茲贈也，豈與常贈同哉？蓋  
平陽堯舊都也。當唐柳宗元之撰晉問，猶曰平陽之  
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有堯之遺風。  
其後以地北連大鹵，兵革相尋，至于今茲，日尋于楯。

而湮禮教久矣其非堯之風矣數年以來 聖天子  
方欲興堯舜之治比隆唐虞納虜臣通款市卽令稍  
梗將有脩文德以來舞干羽以格之之意則以爲平  
陽雖股肱尚塞徼也非得剛柔兼濟廣敏竝持可以  
興禮教而大佐文德者以寄於兵不可故今茲之擢  
公也是以堯之臣望公也以堯臣望公而公於佐堯  
之治或萬有一不至使溫恭克讓之俗少不及于唐  
虞是豈 聖天子意不特 聖天子已也或亦非公  
之意也然則公之所負荷不亦重乎是行也中朝以

堯之治望公公以佐堯之治自待予故曰是贈也不與常贈同者此也

送袁戶部守鞏昌序

上谷一邊軍不下十萬馬半之糧芻之用歲卒數百萬四方飛輓不可至則用鹽以奔走賈人資金錢以買其地之所產若芻糧之須以輸於此而取鹽于彼如此則不勞走輓而兵馬自足需給事亦甚便然而四方固亦有輕賚之輸官與軍復有月支之例出入繇多爲利之藪主者稍持兩端則請託盛行於賈而

下之持手而食者、得以漁獵於斗斛衡石之間、往往  
至于敗常焉、望其遽而弛之、又況以重地寄哉、惟我  
袁公之職此於宣也、飲水而治、用以自潔、廉而其才  
計所到、執槩而操籍者、舉不得一染指其間、又其宅  
心平而遇劇、敏而且善於斷、於是賈無不悅、公之公  
而軍與需者、無不信公之廉者、久之聞於中朝、會鞏  
昌缺守、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宣之叅戎某君都闕、某  
君來以贈言屬予、惟鞏昌重地也、東接隴蜀、西鄰戎  
羌、習戰爭、尚氣力、馬援之所不能遽定、而虞詡之所



殫精以從事而後僅能勝之者也。至於廉范守此無  
○知○此○練○石○馬援之武，鮮虞詔之略，獨有一廉平耳。然卒用之而  
以大治，豈干戈之效不歸於禮義，韜鈴之用難與忠  
信校功耶？夫公之試於宣，而卒售者忠信也；禮義之  
習效有廉平也；廉平者卽禮義也；忠信也；廉范之所  
用以治者也；以廉范之德守廉范之地，意者馬援、虞  
詔輩他日且將讓名于竹帛而不敢校短長於人口  
耶？然則鞏昌也，非公之寄而孰寄哉？

贈雷總兵序

近日邊陲之事大約識時務者利撫和而恃能戰者  
好言殺是以事雖定而論尚未歸於一不知近日撫  
虜以來其奉約束幾於編氓跡犢滿野匹婦躍一羸  
從一鬘而取穀菽於莊居朝發暮還若履中土之郡  
邑而罷調主客之兵輸餉輸麥歲以億計駝馬介冑  
之鄉真亦幾于晏如矣彼彎雙弧佩一鞬挾數尺刀  
蹒蹒然以與虜從事於呼吸之間或夜襲其帳多不  
過數級甚至數十百而止耳回視我疆壘已尸遍野  
而血成池彼號稱善戰者將以彼而易此近則身橫

金玉遠以爲子孫千萬戶之計，乃不知冥冥之中古所謂陰德也者，其於此爲何如耶？意者蒼蒼者未必盡許之也。鎮宜者爲總兵雷公，當爲叅將時，嘗以數十人當虜騎千餘，兩將旣歿，大軍盡崩，而公獨劈馬號發五矢，立斃虜五人，其一又虜中酋也。遂北，城賴以全。若此者，公可不爲善戰者哉？顧當今茲之搖議也，必尚撫而斥戰，曰使一將功成而萬骨爲枯也，何如今枕戈而負鋤，使百萬生靈晏如哉？以人命易子孫榮，吾不爲也。公之威名廉靖，數戰數立奇功，鎮之

人愛之如父、倚之如城、事多不可迷、獨身以善戰名、  
願不欲以戰爲己身家、而獨取撫爲國家、全活生靈、  
培元氣、計此則士大夫中之所少也、朝廷方以貢成、  
蔭公之子世爲某官、乃其屬都使某君輩來請言、噫、  
以公之樹德于陰、旣如彼、其效將如斯已哉、

邵兵憲公東海重春詩序

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嘗下詔稱揚、賜  
黃金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古今稱循吏矣、至其發  
騎詣北軍、馬不滿、士人得執軍輿之法、以議之、則其

所少者、豈待爲相之日而知之哉、長於撫字而短於  
徵發兵難事也、人固有能有不能耳、今按察副使邵  
公之守吾紹也、政察明而德和惠、旣超然與霸等而  
越之地並海、歲備東夷、一兵副使開府其中、而郡衛  
長吏、建牙從事於其下、莫不倚毗仰藉于知府者、府  
多難之、而公處其間三年、百爲悉舉、遂以兵聞于  
朝、會副使者擢去、朝議亦遂以公代之、紹之鄉大  
夫士方重公之優於其任、且喜其擢而復留於茲土  
也、旣群然頌且慶矣、旣而山人何仲虛者、執冊來詣

某始謀序諸作者之言以獻于公而題其端曰東海  
重春乃遂命某序其末簡某既有感於霸之所長爲  
公之所長而霸之所短乃爲公之所兼長也深以爲  
吾漸幸然霸長於牧短於兵他日又短于相公今長  
於牧且長於兵當他日爲相其不爲霸之短而必今  
之長也又審矣豈不足爲天下幸哉若是則重春之  
說不止于東海矣

贈送馬先生序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

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爲特置廣  
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爲安史所污與王維等  
就繫宣陽然卒用畫得免至其所尤見重於人者貧  
約而無營澹如也今我先生馬翁之教吾山陰也蕭  
然坐數楹間植竹百箇花數品彈琴著書以爲常傳  
經之暇日與文史墨卿晏笑以觴若不知有家累然  
者其無營大與虔等而其圖畫詩篇書法間出超奇  
人或往往以虔目之始先生至某抱策而侍者數朝  
每苦爲塵事所羈滯及公去而又爲今

詣闕下其後拂衣南走一再及先生於門而病就  
榻者且踰兩春忽忽有鄒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  
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者三數年之日月不滯廢于  
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苟  
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儻得從宣陽之免乎然而事  
不可以預期也今先生遷論安福將赴之予繫不得  
別感而愴焉方欲展一言以獻會齋友某等繪越八  
景將以送先生而令某題且序之某遂得書以獻

送沈君序

代



世廟之戊午邑士薦於鄉者爲太僕卿朱君祠祭郎  
中祝君翰林脩撰張君今某縣令沈君暨予凡五人  
而沈君年尚壯其爲文獨精志銳而行篤願予雖不  
敏無以望沈君之後塵卽敏若二三君子亦靡不推  
重沈君者然予與二三君子後先從 廷對仕中外  
而獨沈君數蹶於春官予與二三君嘗取讀其袖中  
艸未嘗不歎惜於卞璧之難售馬之驥而九方臯之  
不易遇也君寧無芥蒂於其中耶然而不得違天而  
獨伸也明矣雖然抑有說焉天下事有伸於衆趨之

誓者亦有伸於獨脩之常者伸於衆趨者在天伸於  
獨脩者在已始吾儕與沈君讀書也則曰吾安得取  
吾之所口誦者施之民乎今天子付君以民矣與  
君爲諸生出而見有困窮者塗炭者或抑而不得白  
者則又曰吾安得授是任而爲之圖乎今天子則  
又授君以任矣夫衆趨之誓雜于人自不得以盡如  
吾言故伸也者難必者也獨脩之常專于己夫孰得  
禦之故伸也者易必者也然則今茲之授之任與民  
也非君必伸之會乎且君獨不見張李黃次公其人

或起家吏胥卒爲漢循良稱首或位至三公而戴聖則明經博士師其表望且何如崇峻耶而卒以墨污九江則君何芥蒂于茲就耶予猶記異時與君同計偕客邸中數相慰勞殆要以平生今予幸而先事

主上曩提十萬師備亭鄣而今復叨副本兵右蘭臺左樞機之任然猶追想曩昔不得百里之地而民社之一試芻牧實效今髮且種種而何以贈君之行哉則告之曰昔嘗所與君讀書而恨不施之民出見困于抑者而恨任之不在已是猶以及人者言也乃索

其最切于已者則何言哉古訓有云當官之三事而已矣噫此固予與二三君子贈行意也亦君之素所自勗而喜於聞者耶

賀靳蒙城序

封父母妻如此立論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子思子於山與水也及其至曰寶藏興曰貨財殖兩者澤萬物者也非雲則雨安從生寶藏貨財利養萬姓者也非山與水則所藏與所殖也將於何而不匱今之仕者承父母之命委贄而爲臣爲兩以澤萬物爲殖與藏以利養萬姓

臣道也。子道也。而問其所由，則雨孰釀耶？雲是已。殖與藏者孰蘊耶？水若山是已。胎而育以長，育而教以成，是父母之道也。故祀典雩雨，則不廢巫師人之取貨財與寶藏者，必有山川陵澤之祀。噫！此任者得推其榮於尊者之始也。自有天地以來而已。然非武王末命而周公成之者也。雖然，商不調則宮亦廢，故周南有蘋藻之婦而夫位安，列國之間政，邦君者多以小君之蕩，故昧旦之詩。雖射者亦錄其偶，晏子之傳，卽御者亦美其妃，仕者之榮，旁及閭闔，其原于此乎。

予同年靳君以某年 廷對稱 旨出知歷城以才

改知蒙城其善政不可以枚舉大都其澤萬物也似  
雨其利養萬物似山之藏水之所殖而不可窮其得  
助于內君也又似商之協官也民歌舞之諸大吏監  
司者廉而喜之既滿閱 主上聞之若曰此吾家豐  
鎬地也郎顧若此稱乎俾得榮其家如故事墜書下  
而予家姪某婦之翁金君某者丞蒙城雅德其長爲  
其長喜也書來以賀詞屬噫良哉蒙城既以雨澤物  
而效矣又出其山與水之殖且藏者以養萬姓而又

效矣、商以雌鳴、宮以雄應、而又效矣、予何所措一詞、以效于君哉、願君毋忘、聖天子之榮君也、而竭股肱以效之而已矣、

贈金衛鎮序

代

自西漢至趙宋、凡文武大臣、簡鎮中邊、職將帥、或暫領虎符、得專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補所不及、毋論已仕與不仕、雖賤至厖隸廝養、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榮寵灼於當時、令名傳於後世、毋怪也、明興始、猶循之、尤稱得人、然不專以幕僚目、自科舉

之制定而舉者頗多得人、毋事辟請、至于今卽有辟者亦非古所辟者之主與賓矣、會稽某君少而博敏、於儒科及兵籍、若醫經、若名法家、靡不究、乃用儒以干、不利遂走燕、久之、一裨帥識之於始、四大帥識之於終、輒以武終拜紹興衛鎮撫、噫於君雖屈於事則奇矣、何者、近制無以武始而終躋相與侍者、故曰於君屈、然君家故大族、以甲科披金紫者數輩、君之祖若父、祖司教、父秩郎、其文盛矣、缺者獨武耳、而君適完之、故曰於事奇、縱相與侍、未可必能止其不拜且



名  
封耶越之金有二一塘下一湖南湖南之金客燕者  
尤多金籍浙會稽予籍浙東陽於金鄉也予僑於燕  
與金之僑於燕者時相問則故也兩金將賀君而來  
以文告余不能辭故舉其大者如此若某之德行道  
義在家庭者種種人人能道之異時家乘郡邑具采  
之矣故不贅大帥四爲誰大中丞萊陽張公某聞喜  
翟公某大司馬邯鄲張公某大總帥蓬萊戚公某發  
軻裨帥者偶忘其氏名

送少叅余公考滿序

代

浙之省爲郡者十一，舊嘗分藩臬之副以並臨之。合  
紹興、台、寧三郡爲一道，藩臬使者歲三四至以爲常，  
或巡撫諸大吏行部則至無時事，已仍歸駐於省，其  
後海上寇數起，中朝始命臬副開府於紹，握兵以  
臨，及寇已，則徙臬副專駐於台，而寧與紹兩郡則用  
藩之叅伯以守，其開府以駐並如故，可十年所，然總  
其前數公矣。夫今之爲吏者，非不各有所長也，各有  
所長者，多責人之短，以就己之長，愈責而不應，若是  
者，己之長非不灼然著見也，而人之短爲其所迫束，

而強以當之者亦往往或至于不堪而詭應然亦卒  
無益于理惟夫全德通才之士若無一長之可名也  
而其兼覆曲全之妙若人人不見其爲短者而於政  
亦未嘗有所廢於法亦不見其有所撓夫由前言之  
則前此數十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由後言之則今  
之余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噫彼數公者寧非吾兩  
郡之天哉然而四時也今之余公其爲天於吾兩郡  
豈有異於彼十數公哉乃余公則元氣矣予爲是言  
也久而適公以滿考將行郡長君輩來謀所以贈公

者而愀然意不樂蓋恐公行且借而德之而未必還也予則曰紹未嘗開府其開府也以海上多事前此數十公者當之或長於治而短於兵亦有長於兵而未及於試者頃者海峯偃息鯨鯢莫敢跳梁然揚片颿而凌一葉於白波者未可謂盡無其人也矧玄象示警人心方詢詢所恃者龔遂虞詡握尺符而繫黔黎耳蓋正公等其人也卽有計例常事耳當事者之所必請而借留而長君輩何足以愀然哉

試錄前序

代

從辛卯發根

萬曆辛卯天下復當大比不佞某以翰臣及科臣某  
並膺上簡充浙江考試同考試官職監臨者爲巡按  
御史某職鹽者爲鹽法御史某旣預聘諸省學官至  
秋仲末又驟檄諸屬有司堪領內外事者旣定乃卜  
鎖院日偕職提調者爲某官某監試者爲某官某進  
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某與同考分  
閱得九十人釋文之尤良者二十篇以式例當序也  
某謹序曰自我祖宗聖神始創大業未遑禮樂有  
如佐命元臣在爾浙若宋濂劉基輩乃辟世勝國

久無從用科目以進、迨應我皇祖初年之首聘、亦

當是別腸三四十歲人。其後制科既定而王文成守仁之

生實成化壬辰譜稱其娠彌十四月則娠時正辛卯  
矣。揣宋劉之謂皇祖既四十左右人而皇祖升

遐之後兼總建文四年始歷年二十有二計在勝國  
甲子諸賢迭鍾不有生於辛卯如劉宋必有娠於辛  
卯如守仁者矣。卽未盡然不敢謂盡否也。自守仁  
以成化辛卯娠而爾之鄉沈光祿鍊又以嘉靖辛卯  
鍊舉雖不敢望守仁亦孔門之狂狷也。統計之百四

十年來四甲子、四辛卯、賢才之鍾、特四盛於我。皇朝也、乃如此、則造物者可責之、以不勞、又可誣之、以不厚乎。故不佞序錄文之首、當以文、不以文、而以三四公者、非他也。蓋特以三四公望諸子也、亦兼望諸子於他日、以少酬造物者之勞、與厚也。何者、前代制科、條目不常、元社將屋、智者先知、苟冒昧進趨、則淪胥以溺、一難也。聘徵絕響、白黑不明、自衒自媒、徒成自失、二難也。故劉宋豪英、必待明皇而後售、非以其難乎、今也。聖祖神孫、相承相襲、賢典之盛、前代

所無一易也。制科弘啓群俊彙征從者如雲。品者如鏡。二易也。以此之易。校彼之難。將孰趨而孰却。故使劉宋在今。亦必不畏難而舍易。使王沈處彼。亦必不倖易而趨難。夫旣云易矣。非難矣。可彙征矣。不爽鑑矣。則三千人中。豈匿劉宋之蹤。錄者九十。可量其竟無王沈之雋乎。儻有之。而秉問者偶不錄。或錄之而不在高等。而辭于衆。曰我固非不明且慎也。難矣。儻亦有如前造物云云者。歎尸其間矣乎。時至之蚤暮。或欲遺之大。或欲老其才。不可一一以預也。雖然予



致望之意，則不敢自謂不隆矣。今辛卯矣，娠者蚤而為守仁，舉者晚而為鍊，幸終以塞不佞之望也。不法其亦何敢預，亦稍望諸子酬四甲子造物者之厚與勞歟。尼父有言，人失弓，人得之，得失蚤晚不必校。如劉宋終辟世，王沈不嗣從，亦不失為劉宋王沈撫臣某、權臣某某、中臣某、布僚某、按遼某、都僚某某，或贊教於他日，或簡而役於今，並勞苦多實效，及以禮際凡數位使賓者，愈興並盛事。

齒錄序

代

萬曆歲辛卯之秋首尾接已亥兩月。滇諸所選士於所宜舉禮悉視其舊。至是將歸而饋錢合宴以齒序而錄之。錄成將刺來告序于御史亦舊也。御史曰諸君子序其齒可矣。而必及其上下中三黨之親者。豈亦以彼我皆有意於他日。所可用情地耶。夫中黨者兄弟輩也。然而士有過謹者。於中黨者雖親亦預防其冒緣。有過厚者。於中黨者雖疎亦濫收其總絕。及他日果蒙彼此用情之候。則過謹者之於疎或反內之曰親也。而或彼之用情過厚者之於親或反外之。

曰疎也而敗彼之用情者往往是矣。此又何說耶。非吾之所敢億逆也。至于齒有始爲生於學而滅者是徒知末世之重少而不知先王之重老。始于欺師。終遂至于欺君。卽是錄必欲符始籍。且并欺其友。夫欲知先王之重老。觀曲禮所稱十年至百年。文王世子所稱設三老至五更。祭義所稱同爵。則尚齒。至後則及爵者。則可以無事于三欺矣。善哉顏駟之對漢武也。漢武問駟曰。叟爲郎在何時。何其老也。駟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

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噫駟蓋不改  
故以欺君而驚進者歟。場中文字糊以閱加子于父  
加弟于兄加弟子于其師加鄉之後進于長者而爲  
之子弟師生若先後輩必悚然不安於其心必如二  
宋互相先後定于君后間斯無憾此齒錄繼放榜而  
興以先乎齒者不可少也御史言于右因滇士之請  
而槩言之也非謂滇士蹈是轍而專言之也

志序二首

代

會稽以山稱始夏至於今四千有餘年以邑稱始隋

至於今千有餘年。地非不名。世非不久。長茲土者非不多也。而志則尚缺。萬曆甲戌。新自松陽移令是邑。念之檢禮牘。得前令楊公某所圖。已有緒可舉。遂以請於太史張公某。閱六月而書成。又四月而竣刺。是爲萬曆乙亥之三月。余始覽而欣之。旣復歎曰。會稽以千餘年之久。未有志。然而治未嘗不治也。志果闕於邑。而不可一日缺乎。未盡然也。然而今之譜奕者。非謂無譜。則奕者。盡不能奕。願必譜者。以爲寧譜而備善奕者之。或遺毋寧恃其善奕。遂決於廢譜而卒。

果不免于遺也。志果無關於邑而可以千餘年缺乎，亦未盡然也。噫！此予之所以必有事於志歟。然而先此圖之者亦屢矣，而竟不克就，又何也。旁觀者嚴于責備曰：志必超於人如是如是，不則不稱任事者；苦于得謗曰：志必殉于人如是如是，不則不免于人言而不知任事者。不問其盡稱與不，果肯握管以書，卽不能悉副旁觀者之所云，然豈無一二之補，不猶愈於歷千有餘年，無一字徵于文獻者乎。今太史者古所稱備史之三長者也，矧邑之志卽間有遺，殆余咨

討者之未預歟。呂覽出懸千金易一字，都人不改易。是文信之威，箝之也。而史通一書，徒能詆前作者，又無所追益於其間，是子玄之妄也。今邑何所箝哉。且又未敢謂是書必不可追益諸君子。在今日誠可易則易，而畜之以俟，慎毋爲都人。其在他日必有繼此而脩之者，正可出所畜者以酬其追益，慎無爲子玄斯不負於會稽矣。

又代

會稽自建邑以來，千有餘年。至楊令君某，圖于太史。

張公而始有志。又四月而刺成。且布也。請序于余。余  
讀之。見其刺書四首。地書次治書。再次曰戶。曰禮。爲  
養與教之書。而括其意。謂養。關於地之物產。教。關於  
地之風俗。說符空突夫地當其始也。茫茫一物耳。雖未嘗截然  
自爲九州。又犁然目爲郡與邑。而風氣物產之呈。固  
隱然有州郡邑之界存乎其間。而養與教之具。亦無  
煩于舍此而別有所取。然而地之技止于是矣。於是  
州與郡邑之域。與長吏之治作。而養與教之道。舉蓋  
天地之權有所不行。于風氣物產之後。而始假吏以



濟之是道也。高冠而談者，類知之。及書于冊，則往往若有若無，雜見而錯于紀，豈謂書志者與論治者固不相謀耶？其殆未知天地之與長吏交相濟以爲治之理矣。而今四書中所列正其義也，是義也，非太史不能闡，非令君不能信之深而行之敏也。若是噫，予於是卽有以卜會稽之治矣。

一登龍門引

陳生輝甫覲其乃公歸，自靈寶遇於道，周襟帶修飾，睂宇粹和，雖退然斂抑而有冲然之意，同類見之曰：

是子虛而往，飽而歸矣。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及是持卷過我，令書問何以。則進曰：鴈鶩之微也，飲于卑陂，啄於污哇，以幾數粒之糧，秀腸膈未脂而羽毛且日瘁矣。及其乘朝而飛，過夕而止，偶集于彭蠡之陽，葭蘆際天，稻粱若雲，藻荇蔽流，魚鰕觸喙而遶趾。當斯之時，卽鵬鯨之取，猶足給也。而況于區區之鴈鶩，有不各隨其飲啄之量之大小而充之者乎。余曰：余知之矣。子蓋得師而爾矣。然則師爲誰，曰：臨汾之傑也。楊其姓也。仰煦先生，其方學者之所稱也。對于廷而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  
稱 上旨丁丑甲榜中之雋也奉 命以知靈寶爲  
鄙人之父之長公而欽其德父以事之者也小子因  
之則師以事之也余曰予知之矣爲書四字於端而  
述其言以引之如此云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